背負歷史——我對身分的看法

歷史を背負う——身分に対する私の考え

Bearing the Weight of History: My Perspective on Personal Status

文・圖 | 郭劉承昊Walis Jiyung（基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研究助理）

我的祖父是外省人，祖母則是太魯閣族，家族來自秀林鄉水源部落（Sakura），所以，父親是有一半血統的太魯閣族。



外祖母與外祖父的結婚照

身分與認同

父親是在我國小的時候，以「冠姓」的方式回復原住民身分，也就是原名前面加上祖母的姓（郭），而原來的姓（劉）則併入名字當中。我和弟弟也是在那時候跟著冠姓，一起回復原住民身分，但我們對自己的身分有所認知，是很久以後的事情。我的母親也是有一半血統的太魯閣族。外祖父是外省人，外祖母則是慶豐部落（Miyamay）的太魯閣族人；然而，母親是一直到2025年才透過「並列族名」的方式回復身分，屬於「憲判四號」之後的新制案例。

根據後來父親的說明，當初他會選擇回復身分，主要是為了「工作方便」的緣故，也就是為了獲得更好的資源。母親的狀況則稍有不同，由於我和弟弟上大學後接觸到原住民族社團，我也受此影響，畢業後持續從事文化工作，並回到民族學系碩士班進修，在這些環境裡學習到的事物，常常會帶回家裡分享；另一方面，我在大學讀的是歷史系，從那時起對追溯自己家族的歷史產生興趣，開始詢問父母更多過去家裡的故事和人，還因此找到


曾祖母與其友人舊照。

故事，也在拼拼湊湊之中，找到母親家族的許多舊部落。在這樣不斷追本溯源的情境下，母親開始對太魯閣族的文化產生認同，最後考慮回復原住民身分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我認為母親考量的其中一點值得探討。在「憲判四號」公告時，母親是她的兄弟姊妹當中，唯一保留祖父姓氏（李）的孩子，而我的舅舅、阿姨們，都早已冠上祖母的姓氏（詹），回復原住民族身分。母親不時還會談到這件事情。她最終會「放心」回復原住民族身分的其中一個原因，便是因為2024年《原住民身分法》修正後，可以用「並列傳統名字」的方式回復身分。母親最後選用的族名是外祖母的名字，這是太魯閣族的工作夥伴取的，且私下已使用好一段時間的名字。

姓氏是家族認同的重要媒介，《原住民身分法》（簡稱身分法）公布前，舊制的「改姓」或「冠姓」作法，是一種維繫和表現家族認同的方式。但是，族名有時更能清楚展現自己原住民族那一方的家族背景。改姓的另一層用意，也許是為了排除對原來漢姓的家族歸屬，然而，就我個人、我的父母，以及我與許多同齡原住民族青年的交流經驗來說，如今的「身分」已經不是選邊站的問題。一個人不是只能完全認同母系或父系任何一方的家族，當我們認同其中一方的家族，並不代表要排除對另一方家族的承認。身分法新制將身分與姓氏脫鉤，並採用「並列族名」等作法，正好讓這些回復身分的人有認同兩方家族的機會，而我的母親，就是一個案例。

族名有時更能清楚展現自己原住民族那一方的家族背景。改姓的另一層用意，也許是為了排除對原來漢姓的家族歸屬，然而，就我個人、我的父母，以及我與許多同齡原住民族青年的交流經驗來說，如今的「身分」已經不是選邊站的問題。



部分的親戚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父親和母親也開始對自己太魯閣族的那一部分越來越感興趣。針對母親的部分，我和母親一起調閱過外祖母、外曾祖父母，以及更上層的戶籍資料，在不斷翻找書籍資料的過程中，赫然發現已故族人研究者田貴芳所撰《太魯閣人：耆老百年回憶》書中，就有外曾祖母受訪的談話；之後又和母親一起去問姨婆，得知外曾祖父祖母，以及部落早期建立的


舊部落的駁坎遺跡。

為了文化傳承，政府額外增加「獎勵性」或「優待性」的措施，來支持培養貢獻於部落振興或文化傳承的族人，例如學習族語的孩子，通過族語認證，加分的比例會更高，這使現行政策制度，呈現補償和優待並行的樣貌。



身分與責任

回復原住民族身分，常會與文化傳承的「使命」或「責任」放在一起討論。作為回復身分的族人，不論是外面的眼光或是自己的想法，都曾期待用積極參與文化傳承來證明自己的身分與認同。這份「使命感」甚而引導我走到現在，包含我的工作、進修選擇和生活，都深受啟發。然而，文化傳承顯然不只是我們這些人的責任，當然也不是只有文化傳承，才能幫助部落和族群。

法律身分帶來的，也往往備受爭議的，是資源的獲得。我認為這些政策措施，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源補助，例如加分制度，其「出發點」確實是補償性的，是政府針對原住民族過往的歷史遭遇所進行的補償作為，回復身分也是讓法律制度辨認為補償對象的過程。

對我來說，回復身分的族人，他們確實也背負著族人的歷史，他們應該和其他族人一樣，擁有取得這些資源的權利。既然是因為歷史而補償，那麼，以資源的取得為理由，要求這些人應該要承擔文化傳承的責任，可能是不太適切的。為了文化傳承，政府額外增加「獎勵性」或「優待性」的措施，來支持培養貢獻於部落振興或文化傳承的族人，例如學習族語的孩子，通過族語認證，加分的比例會更高，這使現行政策制度，呈現補償和優待並行的樣貌。我相信政策方面一定存在改善的空間，也應該小心，不貿然為特定的群體冠上特定的責任。

「背負歷史」是回復身分的原住民，應該要認真面對的問題。因為因身分而取得的資源，既是針對過去的補償，那我們就不能不了解我們過去的歷史與文化教育。主流教育中對於原住民族歷史的呈現，正在持續增加，但僅依靠教科書的內容，效果仍然有限。許多新生代族人如今在遠離部落的都會區成長、生活，其中也包含許多回復身分的族人，他們眼前是爆炸的資訊和眼花撩亂的選擇；同時，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上，許多人卻根本缺乏一個可以認識自己


和耆老共同編輯書籍。

族群的環境，我們又怎能期待他們出發去原鄉，能了解自己家族的歷史呢？

族群文化的深耕與發揚

我在2023年有幸加入基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這是一家專注在族群文化、學術轉譯的學術軟出版團隊，我在這裡受到很大的啟發。最令我收穫良多的，當屬2024年陪伴太魯閣族耆老黃長興教官，將其十年的傳統領域踏勘心血，出版為《我們從哪裡來：崛起於東臺灣的太魯閣族人》一書。我在與教官共同編輯的過程中，深深為那316處舊部落、工寮、獵場、據點著迷，也逐漸產生踏溯太魯閣族舊部落的興趣；同年，基地文化獲得國史館的《太魯閣族史》書寫標案，我也有幸能加入撰寫團隊，和前輩學習，並共同書寫族人的歷史，也接受耆老的考驗。

如果這份工作，是為了替族群建構歷史典範，而接下前輩手中的筆；那接下來的工作，則是為了讓這些歷史能夠傳播出去而努力創造、連結編織。這幾年，我們逐漸完善一套沉浸式的太魯閣族音樂演出，叫作《出谷的人》，用音樂創作來串接起太魯閣族從神話傳說，到殖民時期，再到當代生活的軌跡。原來，太魯閣族的故事還能這樣說。

我們還將台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開發成第一個原創桌遊《打造故事部落——守護被隱藏的記憶》，期待用遊戲的方式，讓大眾了解殖民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歷史記憶。這些行動，都是希望能將族人的歷史和文化，作為一個足夠吸引人的選項，放到新生代族人的面前，期待為他們開啟了解自己、家族和族群的一扇門。儘管我們的影響力有限，只要這些事物能因此讓一個孩子對自己的身分和文化產生興趣，許多故事會逐漸被找回來；屆時，對那些孩子來說，身分也會自己產生意義，我相信這些意義會遠遠超出資源和責任的範疇。◆



郭劉承昊 Walis Jiyung

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慶豐部落人。太魯閣族。1999生。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三年級。現任基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專業助理。曾任台灣大學太魯閣族知識研究中心助理。興趣是太魯閣族的歷史與舊部落遺址的踏查。